

俄羅斯問題

著者 蘇茅
原夫 諾蒙西
譯者 盾

The Russian Question

By K. SIMONOV



1069 裁

羅斯問題

蘇聯卡·西蒙諾夫 原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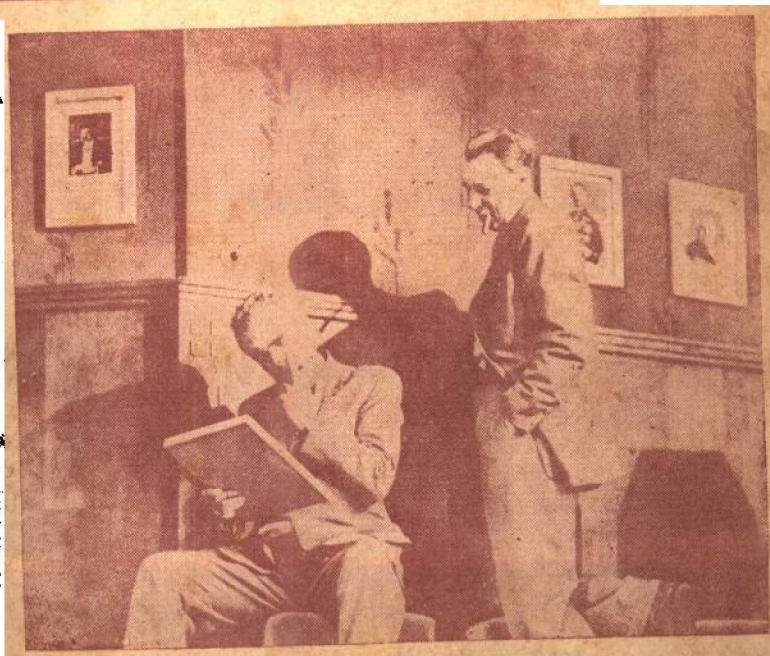
茅盾譯

世界知識社發行



夫諾蒙西者作書本

(左圖) 紐約一個報館的大老闆馬菲爾遜(左)和馬菲爾遜報館裏的主筆古爾特(中)德惠本劇主角記者斯密司(右)以三萬元美金的代價寫一本以反蘇為題材的書，斯密司答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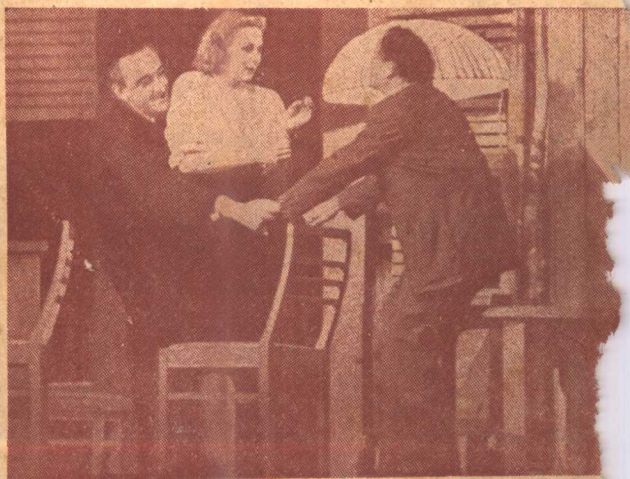


(右圖) 馬菲爾遜看着他過去的好友墨索里尼的照相說：「自從這傢伙在米蘭被吊死之後……」

(左圖) 記者斯密司(左)向
他的朋友墨爾菲(右)訴
說他所遭到的麻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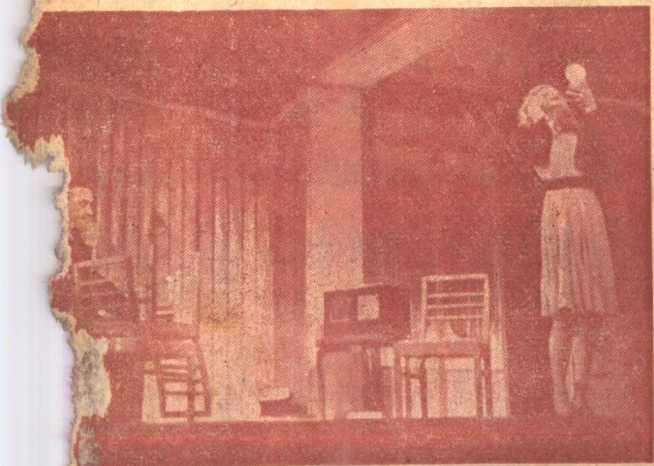
(右圖) 當斯密司的朋友墨爾菲(右)向
斯密司保證書報發行人也會發一本親蘇的
書時，斯密司和他的妻子席絲綺就情不自
禁地和墨爾菲興高采烈地跳起舞來。



(右圖) 希望幻滅了。凱斯勒說，如果斯密司寫一本親蘇的書，那麼馬菲爾遜就會給也顏色。



(左圖) 斯密司失去了一切：他丟了職業，沒有了房子，更失去了他的情人。當他的傢俱被搬走的時候，席絲綺在撲她的粉，過後她也走出去了。



K·西蒙諾夫訪問記

茅盾

等待着美麗，我要回來的，

但是你要認真地等待着……

等待着罷，當那淒涼的秋雨，

勾引起你心上的憂愁的時候，

等待着罷，當那雪花飄舞的時分，

等待着罷，當那炎熱來臨的日子，

等待着罷，當大家在昨天就已經忘記，

不再等待別人的時候。

等待着罷，當從遙遙的遠方

再沒有音信回來，

等待着罷，當那些一齊等待的人

都已經厭倦了的時候。

等待着罷，我要回來的。

不要向那些認為

這應該是忘記我的時候的人們

指望一些什麼；

讓孩子和母親也相信

我早已不在人間；

讓朋友們等待得疲倦，

大家圍在燈火的旁邊，

共乾一杯苦味的酒

來悼念我的靈魂……

等待着罷。但你千萬別要急忙地

就和他們共乾一杯。

等待着罷，我要回來的，

我要衝破一切死亡。

那些沒有等待我的人，

讓他們說一聲：「這是幸運」。

還有那些沒有等待的人，

他們不會了解在炮火之中

是你拿自己的等待，

才救活了我的命。

我是怎樣活過來的，

那時只有我和你兩個人才會知道，——

這只是因為你，

比任何人都更會等待着我。

K·西蒙諾夫：「等待着我罷」。

（用戈寶權的譯文）

這一首抒情詩寫於一九四一年，正當希特勒軍隊瘋狂地直撲蘇聯，正當英勇的蘇維埃戰士離別了父母妻兒拿起武器走上火線，正當老弱婦孺從前方撤往安全的大後方，——是的，

正當這樣整個國家的人民都嘗着生離死別的苦味的時候，這一首詩出現了；這一首詩裏沒有回憶過去的甜蜜，沒有訴說現在的苦難；但是洋溢於全篇的纏綿悱惻的「等待着我們」的聲音，却深刻地表達了那明瞭自己的使命、自己的作戰任務的蘇維埃戰士如何堅強不移地抱着勝利的信心，以及對於祖國對於親人們的摯愛！這是偉大的蘇維埃人民的心聲，借了西蒙諾夫的詩人之筆而向世界宣告。這一首詩之所以立刻風行全蘇，後方前線，到處有人在唱，有不少的作曲家填了不少的譜，決不是偶然的；而這首詩的主題後來又被西蒙諾夫自己再寫成話劇和電影劇本，（也用了同樣的題目，「等待着我們」，話劇中文譯本名「望穿秋水」，曹靖華譯），也決不是多餘的。

一九四一年，並不是西蒙諾夫在文壇上初露頭角的一年；早在一九三六，他已經用他的兩篇歷史詩「冰湖之戰」（這是描寫十三世紀初葉，俄羅斯民族英雄亞歷山大·尼夫斯基的輝煌戰績的），以及「蘇瓦洛夫大將」而一鳴驚人，榮膺了獎章。那時候，西蒙諾夫不過二十歲，還在蘇聯作家協會的文學研究院求學，（他在文學研究院求學是一九三四——三七年，這文學研究院是由於高爾基的建議而設立，專為培植青年作家的）。然而一九四一——這在將來的歷史上應當用金字來紀載的年份，却在這位天才的青年作家的面前展開了輝煌的前程。從一九四一——一九四六，這短短的六年間，蘇維埃人民正以無比的英勇，巨大的犧

牲，挽救了世界人類的文明，把無數千萬的人民從法西斯的奴役之下解放出來，而且爲了世界的永久和平，爲了無數千萬人民的民主權利，不屈不撓地與戰後的國際反動勢力作鬥爭；人民的世紀在創造，人民的勝利的果實必不許被侵佔；人民的雄姿，人民的意志和呼聲，一定要在藝術上得到不朽的表現。爲人民服務的藝術家在這樣的時代是沒有休息的權利的；而我們看見，在這幾年中，西蒙諾夫的足跡，北起白倫支海，南至于黑海，他和戰士們一同在遠東的諾門坎（外蒙古邊境），也在多湖的芬蘭，他參加了偉大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他和勝利的反攻一同到了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波蘭、捷克、南斯拉夫、匈牙利、阿爾巴尼亞。他又到了法國、義大利、日本、加拿大、美國。在這樣的龍戰玄黃的大時代，他覺得單是操着詩人的綵筆已經不夠了，他開始運用着各種各樣的「文藝的武器」，他寫通訊，寫報告文學，寫劇本，也寫小說。在短短的六年間，他曾經參加了歐亞兩大洲的幾乎每一個戰場，他足跡遍及於新舊兩大陸，他也寫成了四大卷的報告文學：「從白倫支到黑海」、「南斯拉夫雜記」、「捷克雜記」，和「戰時日記片段」；一本詩集：「戰時詩抄」；五種劇本：「俄羅斯人」、「等待着罷」、「就會這樣的」、「在布拉格的栗子樹下」，以及「俄羅斯問題」；一本小說：「日日夜夜」——英雄城斯大林格勒的保衛戰。而從一九四二——四六年，蘇維埃國家對於這位卓越的作家的酬勞是三次的新大林文藝獎。將他的作品除上述之「俄

羅斯人」、「等待着我罷」、「日日夜夜」、「俄羅斯問題」而外，尚有他在戰前所寫的劇本：「故鄉少年」。

西蒙諾夫的作品儘管是那麼多種多樣，然而常見的主要的主題是三個：一、俄羅斯，它的利益，它的現在與未來；二、現代人民英雄的藝術形象，俄羅斯民族性之肯定，而道民族性又是被社會主義時代的人的品質所豐富了的；三、愛——他的抒情詩的題目。

從他開始寫作，直到最近，西蒙諾夫的每一作品中所提出的問題都正是同時代千千萬萬人民極為關心的問題；十年中間，全世界的愛好和平與自由的人民在法西斯侵略者的戰爭與奴役之下掀起了反抗的鬥爭，而這鬥爭到現在還沒有得到全盤的最後的勝利，雖然這勝利是已經確定無疑的。而西蒙諾夫的作品則鼓勵着人民的為和平、自由與正義的鬥爭。這就是他的作品所以得到巨大成功的原因。

二

懷着上面所記述的我對於西蒙諾夫的認識，在二月中旬的一個晴朗然而很冷的下午，我去訪問了這一位在短短十年之間蜚聲蘇聯文壇乃至世界文壇的詩人、劇作家，和散文作家。訪問的時間是預先約定的，可是抱歉得很，我們遲到了大約三十分鐘；在那巨大的公寓找到

才西蒙諾夫所住的號頭，剛按了電鈴，應聲開門相迎的，却就是這位作家和他的夫人瓦倫汀娜·塞羅娃女士，顯然他倆等候已久。

西蒙諾夫身材高大。塞羅娃比他矮些。她是有名的演員，今天本來要去排戲，但她想見了我們這兩個中國客人，然後再去，所以一直在家等候。當我們知道了這情形時，當然很感不安，反過來勸她「隨便，不必客氣」；客人剛上門就闢主人：西蒙諾夫和VOKS（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的代表葉洛菲也夫都大笑起來。塞羅娃再三表示抱歉，並且希望我們多談一會兒，說不定她還可以趕回來參加，於是她就走了。

我們進了會客室。一張方桌上已經擺好了各式點心和許多酒杯。西蒙諾夫為客人們倒好了酒，舉杯祝中蘇人民的友誼，乾了一杯。又祝中國進步作家們的勝利，乾了一杯。

雖然這是一種甜酒，每次我亦只能抿一口。西蒙諾夫於是講起他游歷捷克時候的一些「見聞」；他說：在布拉格一家酒窖的牆上，有這樣的銘辭：「喝了呢，醉死；不喝呢，又要渴死。喝罷！」說着，他又對我舉起了杯子。

「這個銘辭應該還有後半段」，我說：「醉死常有而渴死不常有，也應當試一試如何而渴死」。

西蒙諾夫笑了。可是我也舉起杯子，預祝他的太太在這次演出中得到更大的成功。

大概我之不能喝酒，西蒙諾夫亦早有所聞，所以他就給我換上咖啡。開始了隨便的談話。

會客室是長方形的，不怎麼大。傢俱其實也不很多，但因為都是「廟堂之器」，擺在那裏就顯得擠了。壁上掛的瓷盤，桌上擺的一些小玩意，都表示着主人最近到過日本。這些物件之中，有一套紅漆的日本膳台，也高踞一張長方桌子的一角，成爲一種裝飾品。

談話自然轉到了日本。西蒙諾夫說，他在東京時，看過日本的「民族戲」，也看過契訶夫的「櫻桃園」之類的日本人演出的外國戲。他問我：日本「民族戲」和中國「民族戲」是不是相同的。當我回答了「並不相同」，而且轉問他是不是對於日本「民族戲」發生興趣了，他點了點頭。這是蘇聯文化界人士一般無例外的態度：對於任何民族的民族文化都抱有尊重的敬意。

我問他：是不是也打算寫些日本雜記，像他已經寫過的「南斯拉夫雜記」、「捷克雜記」。

他回答說，暫時尙無此意。但又接着說道：「材料可搜集了不少呢」！他離開會客室，一會兒就回來，却抱着四大冊整張打字紙訂成的本子。他翻開來給我看，都是打字機打得整齊齊齊的，極像是一種原稿。這些全是他遊歷日本所得材料的記錄。他說，他出去參觀或游

歷的時候，總帶一個速記員同去，什麼都記下來，然後經過整理成爲現在這樣的形式。這樣的材料，他有好幾十本之多。但這些材料並非只是事實，「事實固然重要，思想尤其重要。」

「這些就好比是罐頭」，他拍着那些本子笑着說。談到權現在所担任的工作。我早知道他在「蘇聯作家協會」中的職務是副秘書長，（蘇聯作家協會去年秋季改組，不設主席而設秘書處，秘書長一人，由法捷也夫担任，副秘書長四人，其中之一就是西蒙諾夫），他又是最高蘇維埃的議員，現在又知道他在編輯雜誌「新世界」。

問到他最近的寫作計劃。他笑了笑回答：「因此，常常和太太吵架；太太以爲我應當作一個詩人。可是我雖然寫詩，却也寫劇本、報告文學和小說」。

他現在正在計劃寫一部中篇小說，題名爲「祖國的烟」。爲什麼題名爲「祖國的烟」呢？這是引用俄羅斯大作家格利鮑也道夫著作中的一個成語：久客異鄉的人回家來了，遠遠看見「祖國的烟」，狂喜不能自持。因此，這小說的內容將是：久客外國的人回祖國來了，看見祖國的一切都和從前不同了；從這久客歸來人的眼中把舊社會（外國）和新社會（祖國）作一個對照。同時他也在計劃寫一部長篇小說，以衛國戰爭爲題材，但這須得一二年工夫方能完成。

我們又談到了蘇聯作家目前的中心任務。他說：戰時我們都爲了前線，都爲了軍事的勝利；現在我們都爲了新五年計劃的完成恢復戰爭給予我們的破壞和損失。這是每一個蘇聯作家道義上應盡的責任。

我問：在這方面已經有了些什麼好的作品？

他舉了淫菲洛夫的「爲和平而鬥爭」；又舉了「新世界」十一期（一九四六年）發表的一個中篇小說，那是寫頓巴斯戰前戰後的生產情形的。他認爲這方面的好作品還不多，笑着說：「我和一個坦克廠的經理談過，他說他這工廠現在改造拖拉機了，可是出產品還沒有理想那樣多。作家也是這樣。我也是這樣」。

「那麼『俄羅斯問題』大概是你的第一部拖拉機罷？」

他聽我這麼說，笑起來了。

於是我舉杯慶祝蘇聯作家生產更多更好的「拖拉機」。大家都乾了杯。不過我所乾的一杯却是咖啡。我請我的翻譯對他們解釋：以茶代酒，有詩爲證，可以說是中國的「民族作風」，希望他們尊重我這「民族作風」。

他們都大笑，索性自動再乾一杯，而且這回乾的，大概是「康涅克」——一種比葡萄酒強烈得多的酒：近於白蘭地。

說話轉了方向。現在是西蒙諾夫向我叩問中國文壇的情形了。我們談得很多，但是我的翻譯先生却相當受窘。因為我們有些作品的題名，實在不容易翻譯，例如郭先生的「虎符」和「筑」，翻譯先生當然很知道這是什麼，可是俄國字中沒有相當的字，他只好加以較長的說明。

時間已經過去了二小時，我們和漫畫家還有一個約會，雖然很想再談談，而且也並沒有忘記西蒙諾夫太太說過也許她能早點趕回來。而我們也極盼乘此機會對這位有名的女演員也來一次「訪問」，然而時間似乎不許可了。我們和漫畫家的約會是六點鐘，只剩下二小時不足，而我們還得在此空擋吃午飯呢。

在起身告辭以前，我再提一個問題：西蒙諾夫的處女作是什麼作品？並且他是怎樣走上了文學之路的？

他說他十幾歲的時候在飛機工廠作工，父親希望他將來成為工程師，「可是我就那麼吊兒郎當」，他謙虛地說，「父親很生氣」。「至於處女作」，他又朗爽地笑着說，「十幾歲的時候就已經寫了，那是用詩體給一個女子寫的一封信。自己以為是很用心寫的，可是沒有結果。所以這『處女作』是失敗了！多年以後，這才再用詩體來寫作。這回不是情書，而是歷史，對象也不是女人了，而是民族英雄亞歷山大·尼夫斯基」。